

學

統

# 序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  
行地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  
者也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  
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如  
朱翟爲我兼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

以禮爲僞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以及  
後世聰明才辯之流假良知以附禪  
宗皆足以亂吾學卽足以害吾道堯  
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  
必待孔子以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  
亦借作樂以爲喻乃傳之千古而不

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今孔子達而在上行道濟時亦止如臯夔伊傅周召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垂之萬世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朱諸子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

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于重治統也  
敬修熊先生英年力學不媿科名予  
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  
正色立朝清忠礪世時時以泰山仰  
之然未獲讀先生之書也計丙辰之  
歲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強仕孔子之

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恰在斯時先生  
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一書  
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  
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  
朽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  
夕坐論不過爲臯夔伊周之黼黻贊

襄耳若欲爲萬古明學統恐亦有未逮也今日者

聖天子重道崇儒親幸東魯移風易俗以隆治化一德元老再出而濟蒼生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復覩熙皞勳華之盛是不亦學統而兼治統也哉乎

生也晚且在蠶叢僻陋之鄉幼囿於  
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間或涉獵經史  
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先生示以是  
書是非判別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  
洪流遇筏寤初覺而瞽復明也爰不  
揣固陋而爲之序



皇清康熙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丑長至  
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  
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侍生王新

命謨



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  
存乎治師天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  
先繩繩轉相屬也以其有統其間真  
僞合離名實瞽亂皆不可以不辨也  
雖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

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間有  
紫色鼃聲餘分閏位一時權勢之所  
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  
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  
來縣縣延延不絕如綫而復有異端  
邪說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曰道

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  
美而其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  
辨之故曰難也潁川先生以王佐之  
才爲

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  
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

陵也以衛道爲已任崇正黜邪信從者逾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乎

一出入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  
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  
勝計然異者創爲奇表而明樹吾道  
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  
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  
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

尤難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  
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  
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  
先一揆是書也成真偽合離判如黑  
白視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  
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

振

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後進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概如此云

告

康熙乙丑季冬後學吉水李振裕謹書於姑孰冰雪齋



序

聖人之道大矣後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千古同揆之際固不容毫釐差也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然則危微斷續之機是非邪正之辨所係顧

不重哉三代以上若堯舜禹湯文武  
皆以帝王而立斯道之宗至周公則  
降而爲相孔子則降而爲師而其勢  
一變然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  
顏爲曾爲思爲孟當孟子之時異端  
橫行仁義克塞孟子起而闢之廓如

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  
二程爲朱當朱子之時異說爭鳴  
義克塞朱子亦起而闢之廓如也  
今日而較朱子之時又大異矣其始  
由於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賢  
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

繩束肇端於宋南渡之季而大熾於  
前明正嘉之時提無善無惡之旨痛  
取良知陰行禪教而天下之言心  
理者又一變予觀其書初亦不過師  
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而其徒闡明  
其師之說而又過焉蔓衍縱恣波與

雲擾驅天下之人盡入於虛無寂滅  
之中而不知返推其作俑是誰之過  
歟嗚乎異學之縱恣正學之所由晦  
息也正學之晦息人心世道之所由  
邪僻也孝昌先生惄然憂之肩先聖  
之絕業憫末俗之沉迷於是輯成學

統一書紹往開來距邪崇正用以  
醒人心而挽回世道嗚乎何其至也  
蓋先生實今之孟子也孟子曰子  
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知孟子之心即  
知先生立言衛道之旨矣然先生性  
平正色立朝忠誠格主經綸啓沃動

業爛然門牆下士旣莫能稱述其萬  
一而先生躬行心得過化存神之妙  
又非小子末學所能仰企藩籬而得  
其彷彿者今也執簡而敘先生之書  
惟有管窺蠡測深愧於師門善言德  
行之徒而已矣

康熙歲次乙丑秋九月門下晚生佩

燦頓首敬題



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克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

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學  
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  
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寢  
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滋  
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  
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

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  
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  
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  
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  
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  
魯鄒而降厯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

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絕續之  
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  
戶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予  
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  
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  
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

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宜  
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  
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  
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  
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謏陋之  
謂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

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  
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  
敘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康熙乙丑初秋潯川熊賜履敬書於  
秣陵之愚齋



學統凡例

一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宗師者也故敘統斷自孔子

一孔子道全德備爲斯道正統之主若顏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

一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絕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闕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

一聖門羣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攷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爲人皆得與於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十六人卜曾孟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可寬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錄

一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爲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似是而非也必爲之正其異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學



以明其不純也。如荀卿楊雄之類是也。曰異學以明其不同也。如老莊楊墨及道家釋氏之類是也。

一聖賢及諸儒行實雜見於史冊傳記之間久而失真不無訛舛。今詳加考核務求信而有徵不敢兼收廣採以滋偽濫。至一切荒唐怪誕及鄙陋猥屑之言雖見諸載籍亦擯弗錄免爲異端曲學借口。

一。是編之設原以明統苟非簡要切當何以要歸。

一是況聖經賢傳與儒林講學論道之書克滿  
宇宙豈能盡錄今惟摘其尤切要者以示後先  
授受之的俾學者知所嚮往斯已焉

一古今評騭議論甚多今亦惟錄其最切當無弊  
者以爲斷諸凡歷代帝王及學士大夫敘述論  
贊之文但事表揚非關學脉者槩弗錄

一二氏百家其學旣異其瑕瑜難掩故不復載其  
言論行蹟惟取吾儒距闢之辭擇其最嚴正者  
錄於各氏之下以爲後學之鑒戒

一從來邪說易熾。一倡百和。動盈天下。蔓延克。不勝紀載。今痛闢其尤。則餘可類推。

一余不揣狂僭。於各條之末。附以己意數言。蓋聊存管見。以俟後之君子云。

學統凡例終

學統

凡例

學統目錄

卷之一

正統

孔子

卷之二

正統

顏子

卷之三

正統

曾子

卷之四

正統

子思子

卷之五

正統

孟子

卷之六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卷之七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卷之八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卷之九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卷之十

翼統

閔子

卷之十一

翼統

冉子

卷之十二

翼統

端木子

卷之十三

翼統

有子

卷之十四

翼統

言子

卷之十五

翼統



子

卷之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卷之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卷之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卷之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卷之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卷之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卷之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卷之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卷之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卷之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卷之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卷之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卷之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卷之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冉晘

仲由

宰予

冉求

顓孫師

曾點

公西赤

宓不齊

原憲

高柴

漆雕開

澹臺滅明

樊須

南宮縚

公皙哀

公孫龍

卷之三十四

附統



左邱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卷之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公明儀

公明宣

樂克

卷之三十一

附統

丁寬

孔安國

伏勝

夏侯勝

申公

轅固

韓嬰

毛萇

高堂生

后蒼

胡毋生

嚴彭祖

卷之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劉昆

汪丹

張興

孫期

朱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高詡

包成

魏應

伏恭

任末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丁恭

周澤

程曾

張元

李育

服虔

謝該

許慎

鄭元

鄭興

鄭衆

盧植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徐苗

范宣

范甯

皇侃

沈不害

平恒

樂遜

劉焯

卷之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王元感

褚無量



馬懷素

元行冲

歸崇敬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孫奭

孫復

石介

胡瑗

何涉

周堯卿

劉絢

李顥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譙定

邵伯溫

王當

喻樗

洪興祖

高閔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胡寅

胡宏

胡奩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呂祖謙

卷之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蔡幼學

劉愚

魏揆之

李心傳

李道傳

程迥

劉清之

魏了翁

廖德明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黃震

卷之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胡一桂

趙復

張頴

黃澤

蕭齋

安熙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時勉

陳敬宗

魏驥

周桂

劉觀

吳與弼

陳真晟

羅倫

章懋

陳選

邱濬

何喬新

楊守陳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黃華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瑋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顧憲成

高攀龍

卷之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卷之四十四

雜學

楊子

卷之四十五

異學

老子

卷之四十六

異學

莊子

卷之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卷之四十八

異學

墨子

卷之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卷之五十

異學

道家

卷之五十一

異學

釋氏

卷之五十二

異學

釋氏

卷之五十三

異學

釋氏



學統目錄終

學統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孔子

孔子諱邱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啓封於宋啓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五世

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嘉爲華督所殺。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金父生宰夷。父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陬邑大夫。故人稱陬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孫。病足。叔梁紇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少曰徵。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

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以其禱於尼邱而生。故因名邱。云孔子生三歲而  
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開官孫。  
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  
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孔  
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  
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耐葬。

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  
來，祔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吾  
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邱也。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始  
成笙歌。二十七歲，郟子來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宦。  
孔子聞之，遂往見郟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  
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魯昭公之二年，  
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

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而黜，爵之大夫，起纆紲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邱甚矣。景公舍孔子於外館，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

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名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僮於是粥，於是餽，余曰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以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卽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車一乘，馬四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既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宏，言終退。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典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



聖○將○安○施○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樂○者○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邱○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饒○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

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敝。又嘗聞  
世之君子矣。彼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  
陳道而勿怫。此四者。邱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魯。  
弟子稍益進焉。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鬪。雞故  
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  
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  
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於

乎故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  
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  
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富  
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遂行反乎魯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季  
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於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強。

循其臣陽虎亦蒞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  
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  
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  
受業焉無何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制爲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  
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尺之槨因邱陵  
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  
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  
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爲同

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四十九歲  
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  
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  
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五十一歲時公  
山弗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  
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  
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顏路之子回來從學。五、二歲定公以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

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懼  
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  
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  
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  
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子曰。魯  
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  
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  
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  
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



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奸民云。齊大夫犁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邱。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

子歷堦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  
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忤，靡而  
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堦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  
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  
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奏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三歲。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與言偃論禮。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具論語五十四歲。由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概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

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墨  
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  
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用。  
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  
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  
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  
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爲司寇。國人謗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聞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及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  
從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旣  
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  
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  
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問曰孔子亦何言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過儀儀封。入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郕。其宰公歛處。父不可。公圍郕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既至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



子五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玉既沒。文不在茲乎。天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

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而  
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  
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  
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  
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  
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  
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  
死。楛矢貫之。矢石砮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人問孔子。  
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  
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  
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櫃中果得之。時  
皆稱孔子之聖。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  
陳嘗被寇。於是孔子去陳。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  
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  
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寔鬪而死鬪甚疾蒲人  
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  
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  
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  
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  
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

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亦不果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魚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爲魯哀公  
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  
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  
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名仲  
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旣葬康子欲名孔子公  
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  
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名冉耳

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



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  
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  
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在耶。  
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  
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  
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以  
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邱哉。子路出。召子貢。  
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

聖封之。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西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無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曾點遣子參從學。參在楚。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其秋昭王卒。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魯。

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蒯瞶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蒯瞶納蒯瞶而輒拒之。蒯瞶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名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誠冉有曰。卽用以夫子爲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開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間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對。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  
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適  
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  
而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至魯，作邱陵之歌。哀公館焉。  
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  
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  
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爲大，孔子對曰：人道  
政爲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

曾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敘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爲世法者。編次爲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複。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象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



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仕爲指因人答問如天之因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顏淵卒孔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爲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

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  
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  
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而  
狩獲麟者卽絕筆也是年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  
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乃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凡所教者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明年春聞子路死衛出公輒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

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  
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  
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  
下其孰能宗子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下則猶賓之也邱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  
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也年七十  
有三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子

人以在位。笑。笑。予在。夾。鳴。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也。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各。失。則。  
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  
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假。童。年。不。爲。禮。者。  
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  
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  
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冢。上。復。居。三。年。然。後。歸。他。鄉。  
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

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焉。平帝追諡爲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諡爲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爲先聖宣父。中宗追贈爲文宣王。宋真宗收封爲元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卽位。

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號  
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爲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立啓聖祠。祀叔梁紇。以顏路會哲。孔鯉孟激配享。  
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曆中。又以周子父輔。成  
從祀。啓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  
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爲之。著爲令云。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文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素  
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  
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  
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方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

明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

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厯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然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此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

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  
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  
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  
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  
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  
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

襲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

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黃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  
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  
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  
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

得盡。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爲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已。卽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卽舜所謂執中也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

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



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卽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

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何  
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荅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  
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什  
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卽各具  
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卽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卽理一而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

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有  
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

問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然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問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

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克○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卽○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而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  
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而  
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  
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卽元亨利貞。  
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  
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

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  
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  
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  
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  
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



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  
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張  
桀弱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  
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  
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冕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  
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微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卽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卽是持敬之道。如昔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卽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爾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

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已。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

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滢。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呂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其機在用人。

蓋其所舉用者。如顏曾冉閔之徒。如子產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遜。如鏡之明妍。娥一過盡照了。

顧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躡矣。提這



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強者有不得自用其強但絲毫稍或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節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夫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

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教。不過曰求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卽性也。性卽仁也。仁卽性也。性卽善也。斯理也。存之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爲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爲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爲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越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彌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微而一塵。一息。

之無間。大而霄壤。翕闡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  
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卽善也。而求  
之。方則卽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卽中庸所謂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  
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  
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  
湮。異端蠶湧。百家失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未  
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真。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

學統卷之一終  
買買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卷之一終